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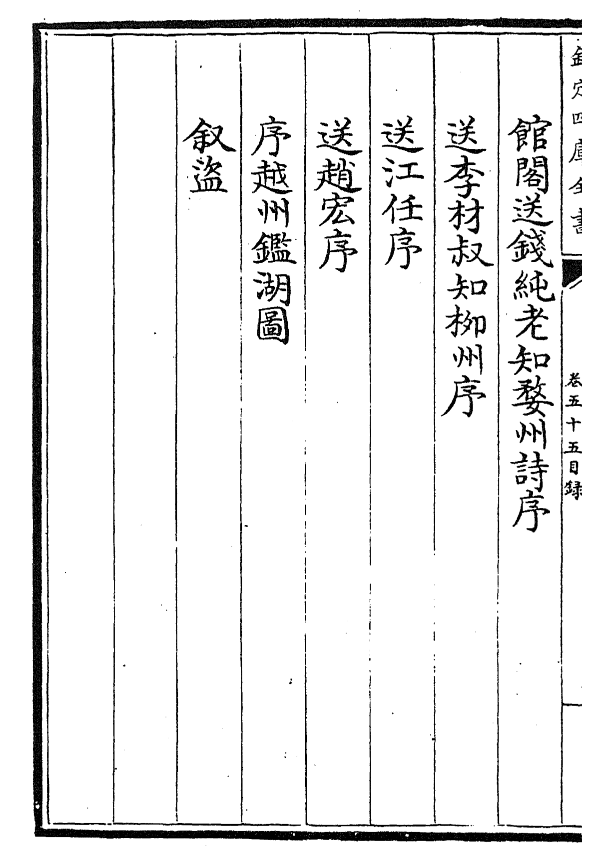
六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五目録

南豐曾鞏文二

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十九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五

南豐曾鞏文二

戰國策目録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

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説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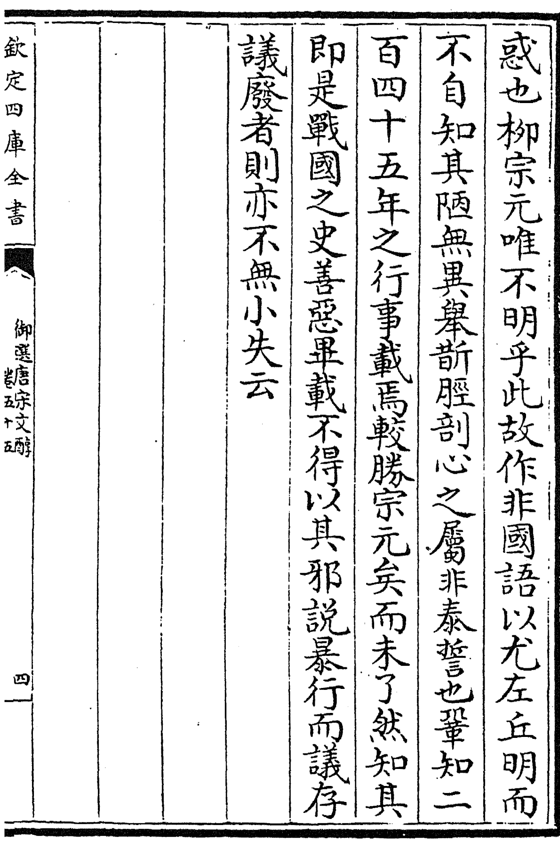
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茍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説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之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

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疪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

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校編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戰國策皆其橫議之文也而實執國命以交天下之兵所謂充塞仁義者劉向以為不得不然惑也鞏辟而闢之當矣明道德之出於一而枉尺之必不可以直尋其為世道人心益

良厚然於篇末設為或問以著此書之不可泯必存其籍而後可以為戒則猶有議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周衰史氏漸亡然晉董狐之書趙盾齊太史之書崔杼皆以死守其職雖亡不能盡亡也左丘明用左史之例以傳夫子之春秋故其文雖亦紀言而主於事復自集列國之語以備右史故其文雖亦紀事而主乎言戰國策國語類也夫亦戰國之史云爾何議存議廢為然則鞏沾沾焉著其不可廢之故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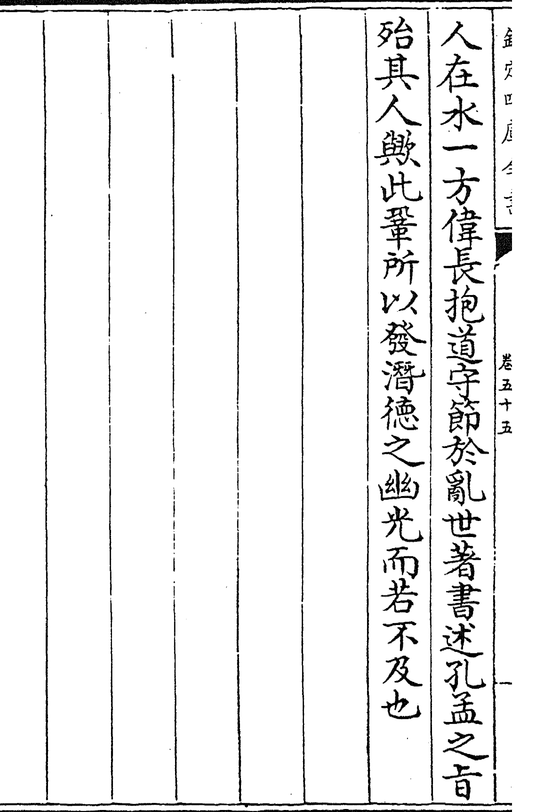
惑也柳宗元唯不明乎此故作非國語以尤左丘明而不自知其陋無異舉靳脛剖心之屬非泰誓也㪅知二百四十五年之行事載焉較勝宗元矣而末了然知其即是戰國之史善惡畢載不得以其邪説暴行而議存議廢者則亦不無小失云

徐幹中論目録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懐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

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

之者少葢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葢所以致臣之意焉孟子以守先王之道待後之學者自任葢聖賢仁天下之心至無已也不得致吾君於堯舜以斯道覺斯民則將澤夫後世之民期後世之被其澤必使其緒有傳其風可繼若曰萬世而後得其解者猶旦暮遇之功豈必已出名豈必已成哉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



人在水一方偉長抱道守節於亂世著書述孔孟之旨殆其人歟此羣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而若不及也

聖祖御評
層折以抒其情
使人忠孝之思
油然而生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為書號儷皃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記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

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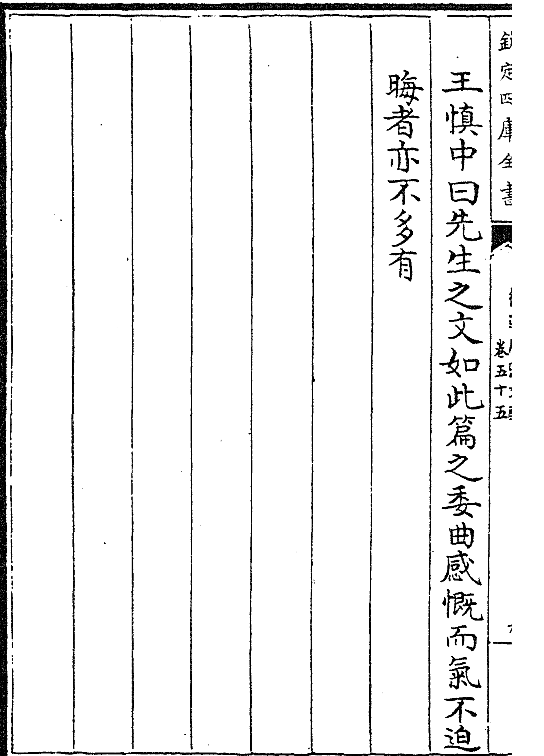
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蘄州五月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

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宫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葢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葢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

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名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致堯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謹序

茅坤曰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韓歐與蘓亦當俯首者

聖祖御
歸重
得法
典書



王慎中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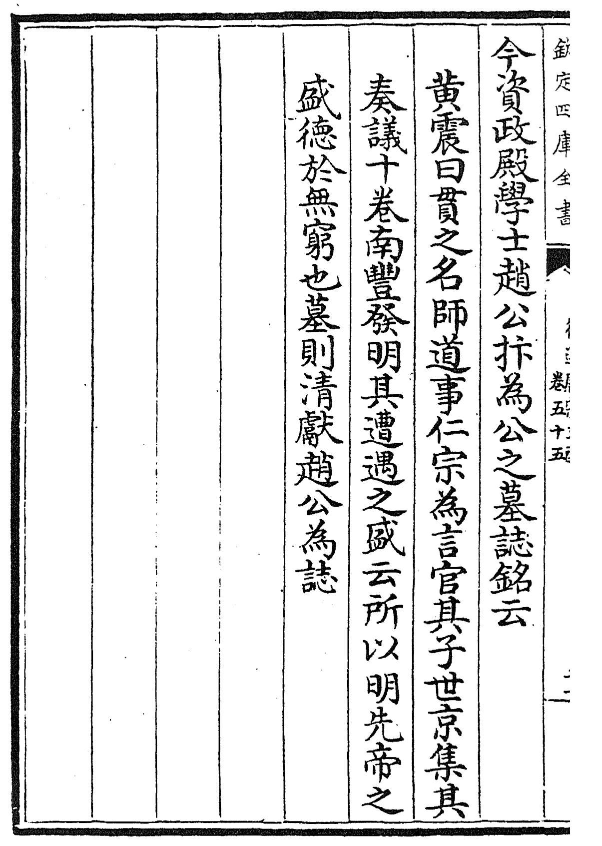
評
仁宗得體識高力厚之文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

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葢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

海内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
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
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
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
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
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寛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
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
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



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公之墓誌銘云
黄震曰貫之名師道事仁宗為言官其子世京集其
奏議十卷南豐發明其遭遇之盛云所以明先帝之
盛德於無窮也墓則清獻趙公為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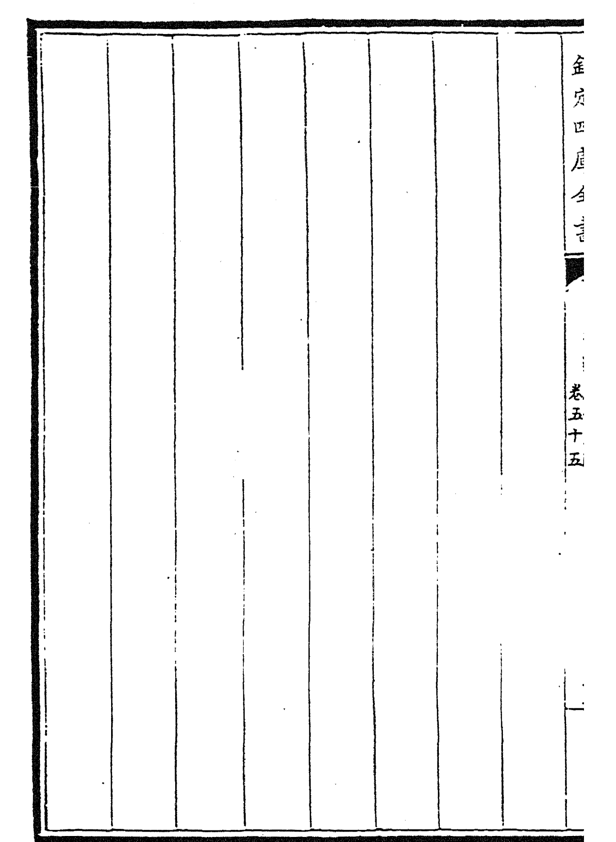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為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為我序之葢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

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序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葢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不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

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絶之地其志節之髙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予故為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作在新法未行之先太平館閣人物風雅委蛇委蛇美矣盛矣所為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者歟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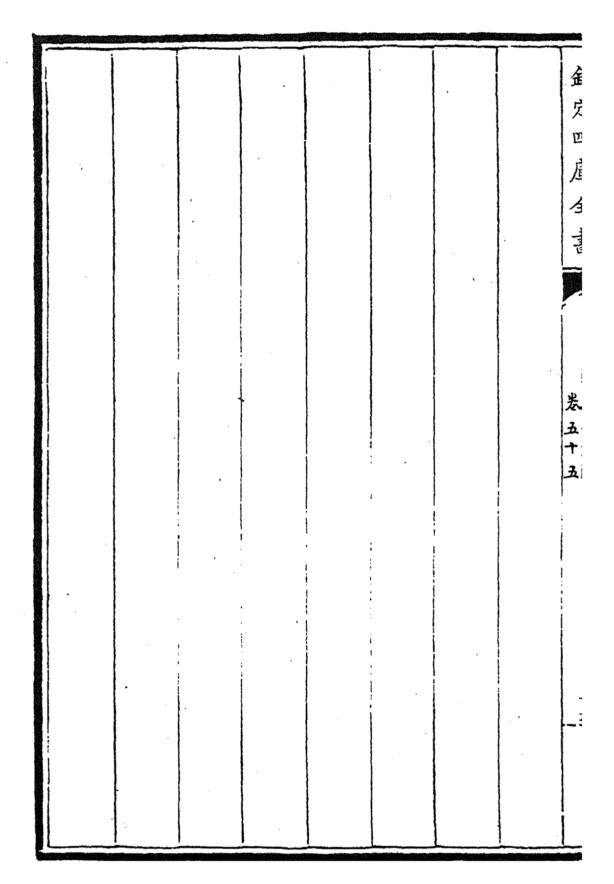
談者謂南越僻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懈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葢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

不知縣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
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與其風氣吾所
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茍違
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
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
歲之酒醋皆絶於天下人少鬭訟喜嬉樂吏者惟其無
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
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薫蒸漸澤今大

者専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毆於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又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

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生於斯土官於斯土皆命也皆莫之致而至者也生於柳者背井離鄉則其思柳無異乎他方之人也官於柳者則咸不欲久居何哉生於柳者於其宗族親戚之事斷無有以為不足為而傾摇懈弛者也官於柳者其人民土田猶夫我之宗族親戚而責加重焉乃傾摇懈弛以為不足為何哉人之情滯於既往逆夫方來而於現在所居之位職所當為之事則未有能盡心焉者也此

之謂情識顛倒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送江任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有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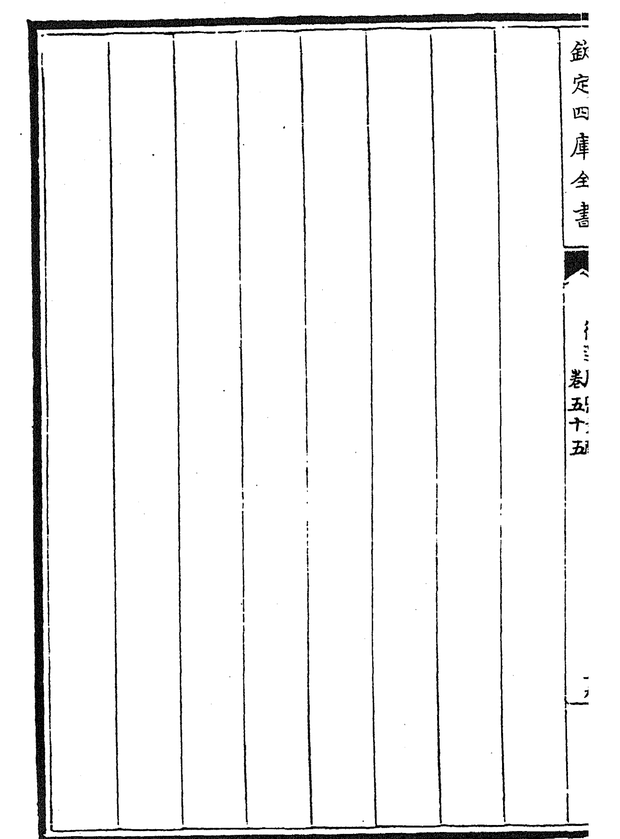
之宜與夫人民謡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歳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奥道逆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於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

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謡習俗辭説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胷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茍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

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益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序

儲欣曰吏治莫盛於漢而漢法尤合乎人情以郡人典郡守者不可勝數也唐宋亦然至明始竊竊以私

疑之越省命官猜防愈深吏治愈不古若矣奚益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送趙宏序

荆民與蠻合為冦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强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絶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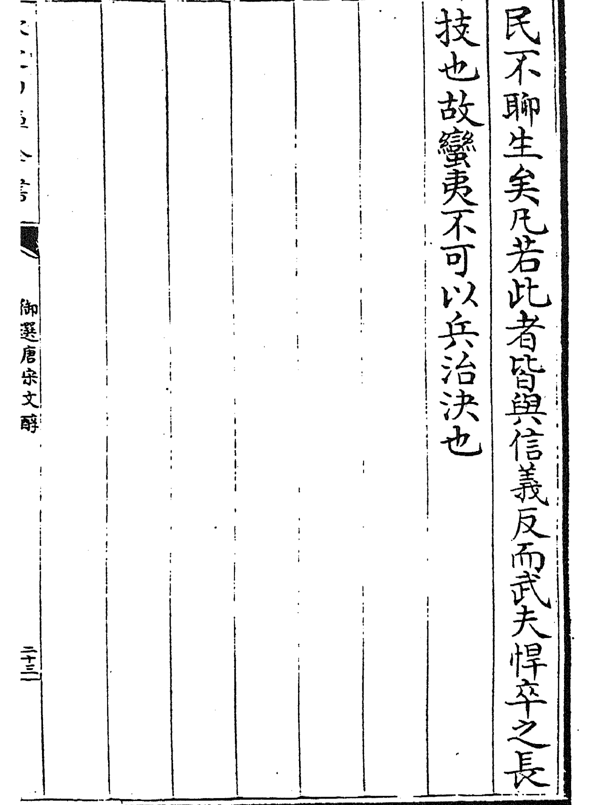
克者相踵焉顧其信義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冠可以為無事襲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斬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宥之今

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為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書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為得失邪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歷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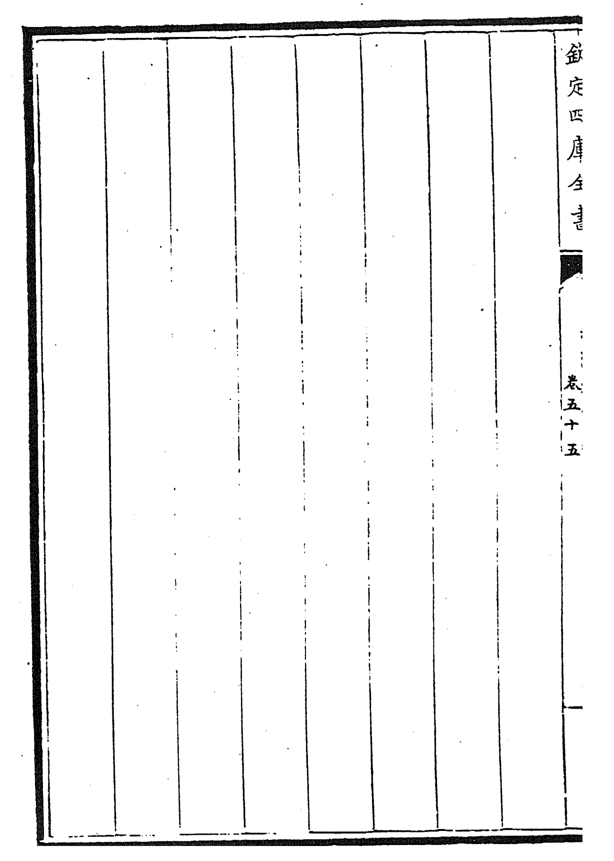
蠻夷之為邊郡害者與敵國異敵國者秦越之謂也秦勝越越未折而入於秦也越勝秦秦未折而入於越也然一勝則敵必懼而不敢擾塞而吾國以安若大勝則捭折而入於我土地闢而政化同霸王之業也若夫蠻夷者其地本吾之地也其民本我之民也一旦賊民入盜府庫則名之曰叛然終不能出吾疆宇而他之也以兵向之則走走則散布山谷與齊民不殊未由區別而使戮當其罪也兵所不至則又保聚賊殺延蔓而不已

與之相角逐則疲於奔命不戰而先自困也其頓兵一舉而盡殲之乎則地勢險隘深阻蓋天實為之不可得而盡殲也蓋天地之性必不使數百萬人一朝盡殲矣又其地毒蒸磽瘠非生其土者居之則不能生即使盡殲其人非可遷民以實之者也然則蠻夷之不可以兵治也決矣若非長吏扶信明義以漸化寇盜為齊民固無第二術矣然而武夫悍卒之所為必與信義相反如羣所稱斬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是已豈武夫悍卒

獨非人而無人心哉利在是害在是趨利而避害則必出於是矣蘄力勝賊者百勝豈能無一敗百勝不足以威一敗即以啟侮賊固不恥敗也我恥於敗故得賊殺之窮極慘酷以洩忿以立威於是有暴骸者不知蠻夷之性本不畏死何畏暴骸其禽獸歟禽獸固不畏暴骸也其猶有人心歟則彼亦知刳斮剖裂非人所為愈不服而愈不畏迨乎殺之不可得而殺計益無聊於是誘之降而殺之而暴之於是蠻夷麏驚鳥亂至死不服而



民不聊生矣凡若此者皆與信義反而武夫悍卒之長技也故蠻夷不可以兵治決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

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濵漕渠西屬江者皆漑之總之漑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漑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

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緜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歷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

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於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為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為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於州水溢則遣官視之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

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倣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邱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柱石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

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壞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揺役夫内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戸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

牧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百至於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為田顗又不聽靈運

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於唐又接於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需外有貢輸問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語言氣

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材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説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歴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悟其所以然

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

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為樂聞茍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絶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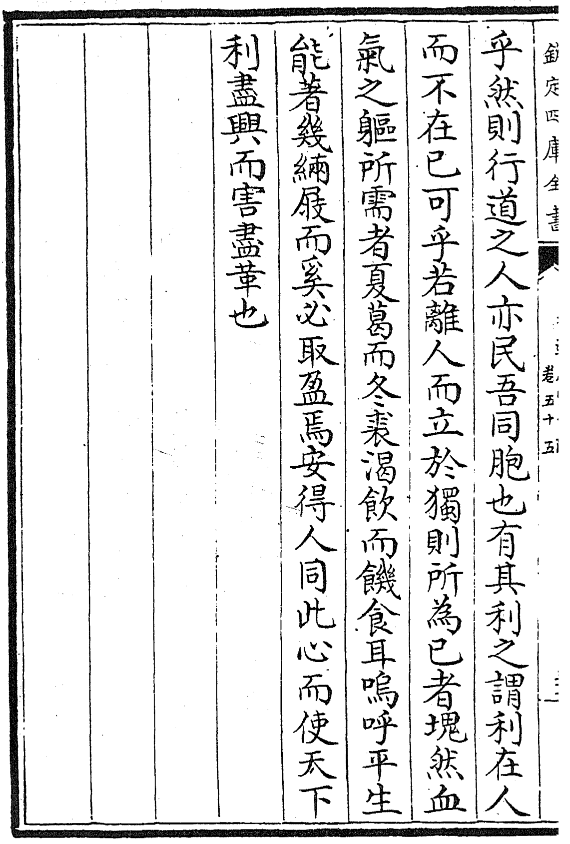
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内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

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東南澤國土宜秔稌故水利最要文叙鑑湖興廢顛末與歷代修復之議官民利弊之隱而斷以已意豈非牧斯土者所宜深考者乎惜文存而圖亡矣抑嘗論之官之為民興利也非有勤恤民隱之主又有慈惠忠幹之

臣不能作作亦不能成也而既成之後世逺年湮則民之壊之者萬端既壊之後欲復其故則民之撓之者萬端牧斯土者思秩滿遷官而已誰其意在民者有一於此又不勝衆説之紛紜而形勢之隔閡往往太息而罷為民興利何其難哉葢天下各私其利之在已而不知利人乃為已利之大故弊至此也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大道之衰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夫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合之則天下亦無不親其

親子其子矣而聖人猶以為道衰謂之小康何哉以為有己之見者存則末流將靡所不至也習俗澆漓人心嚚頑人人唯知有己人人欲天下之利盡在己利之所在至於親不親子不子矣即不必利之所在而彼其意之所之若將有利焉則已親不親子不子矣卒至有萬害而無一利吁可哀也誰能知利己之大莫利人若者乎聖人無己靡所不已豈作而致其情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也有其利之謂利在人而不在己可



乎然則行道之人亦民吾同胞也有其利之謂利在人而不在已可乎若離人而立於獨則所為已者塊然血氣之軀所需者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耳嗚呼平生能著幾緉屐而奚必取盈焉安得人同此心而使天下利盡興而害盡革也

敘盜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繇孫儇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贓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繇湯慶而下或贓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别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别其凡若干發者又别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贓分為三與吳慶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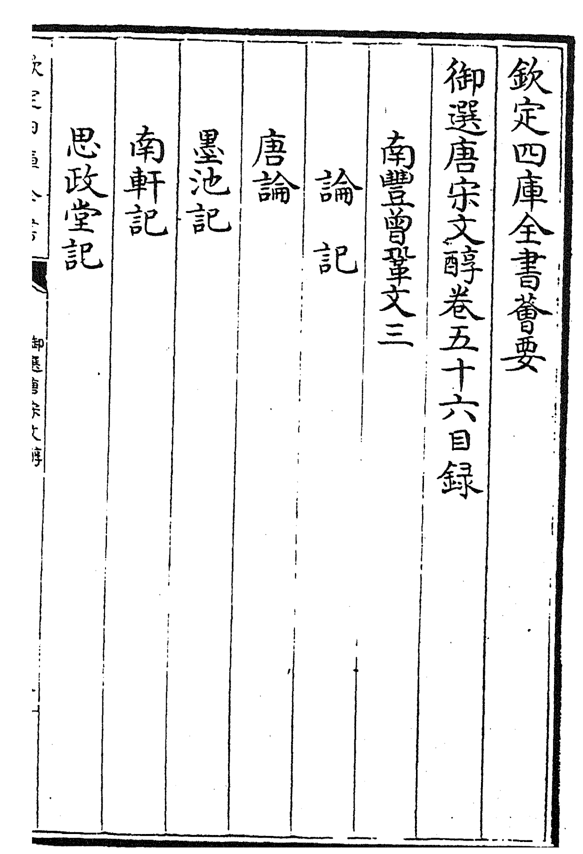
之屬有親疎居有異同至於孫僊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别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刼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已漂流矣城郭之内糴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暮持錢無告糴之所况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託於壞隄毀垾之上士有饑

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於貨暋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道之既明則為盜者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

備也茍為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天子嘗案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比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贓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嘗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予之於是盡心矣

有憯怛忠愛之意可為為士師者法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六目録

南豐曾鞏文三

論　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二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六

南豐曾鞏文三

唐論

成康殁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倣先王之法而

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倣於三代漢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乆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虚名職無廢事人

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

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
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
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
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
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
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
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
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

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

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犖此論上下千古非止較唐太宗之得失也故太宗以後無一語及之而目其篇曰唐論明非為太宗發也終之曰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葢指隱之文歟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君臣父子五倫中實惟兩大堯舜之君曠世而難遇也非堯舜則不可委質而為臣然則又安得堯舜

其人者而為之子乎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要亦為門弟子言之耳使如曾公子者又將安隱非特是也門弟子中如孟孫說與南宮何忌者又豈得棄其世祀而隱乎言固各有當也如此文者教人以難進之義洵善矣以為通論則非也若其纏綿悱惻夭矯變化則固文之雄矣而茅坤轉謂其體弱何哉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

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彰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善以勉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慶歷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寂寥短章而使人味之雋永此曾王之所長也

南軒記

得鄰之茀地燔草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閒隱隩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况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欿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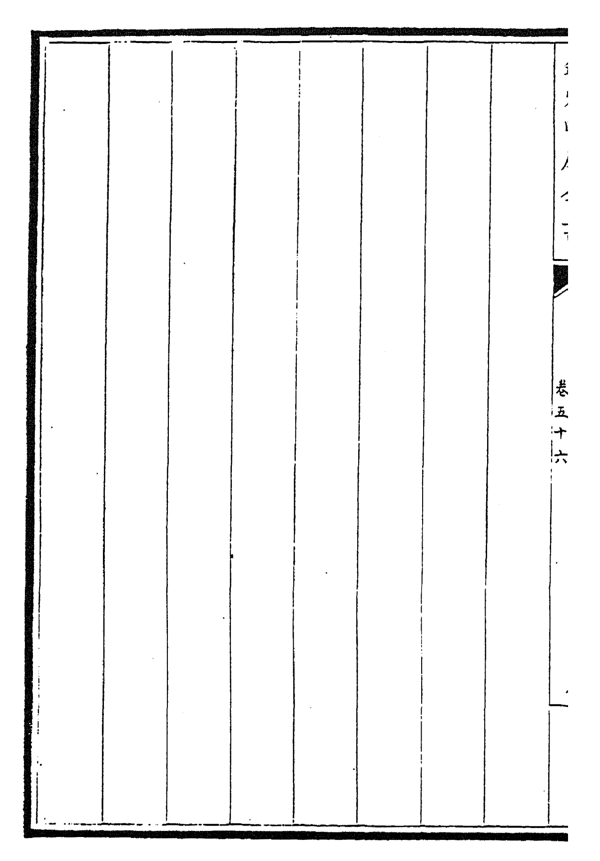
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徵託遠山鑱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樂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憊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

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竊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概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内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

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南豐曾鞏記

韓愈而下至於曾鞏類皆天資英妙絶倫離羣而於聖道之要學而有得唯李翺與鞏翺又未及鞏之粹也其言養我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其言有本末矣不學者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能如是言之有本末乎果若其言設誠而致

行之具於孔氏不難升堂入室豈徒文之雄哉


卷五十六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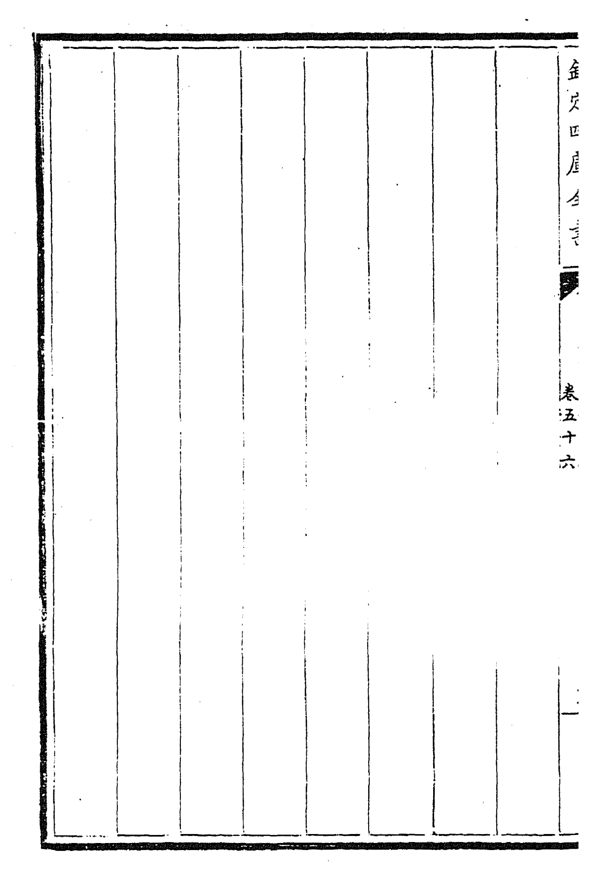
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已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

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有不蒙其澤者乎故予為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

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堂以思政名豈本此歟子産此語為政者所當誦法矣而鞏謂因時之變求必然之理以應無窮之事者實千載而下為子産語下注脚足使人得慎思之方也夫人於一身一家之事不知命之有定分之有限深思熟慮再而未已至三三而未已至八九卒乃倉黄眩惑神馳於無何有之鄉而不知其所止者多矣至於朝廷之事民生國計之所關則無所用其思夫豈不思思上意如何耳知上之意

無所主則思同官之有力者其意旨如何又無可用其思則但問例如何耳嗚呼古之為政何其難今之為政何其易也夫以子產之賢而其於政猶必日夜思之而後敢行今之人視子產何如而所行之政往往皆屬不思而得然則民生何由而厚國計何由而是讀羣文能不蒿目於斯世哉


卷五十六

宜黃縣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而無過不

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戸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葢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

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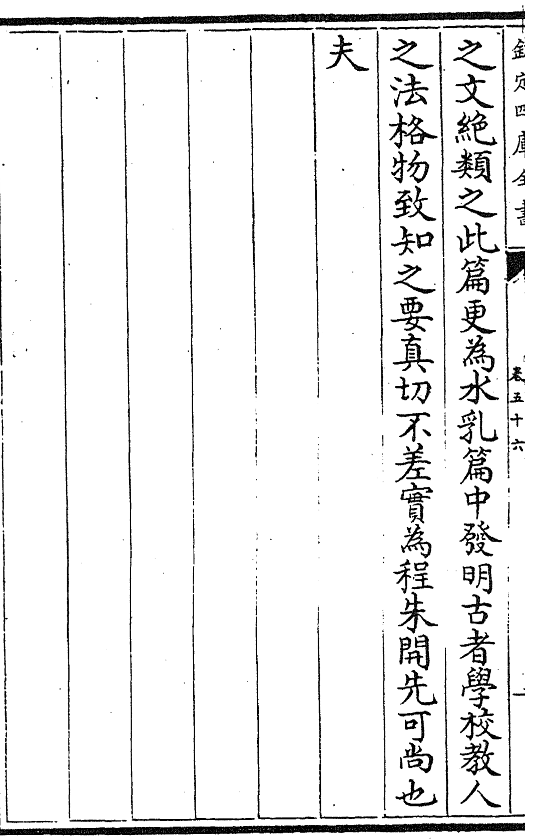
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益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獘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

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為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羡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

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與宜黄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宫室教肄之所與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

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朱子云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又云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朱子之景企如是是以朱子



之文絶類之此篇更為水乳篇中發明古者學校教人之法格物致知之要真切不差實為程朱開先可尚也夫

筠州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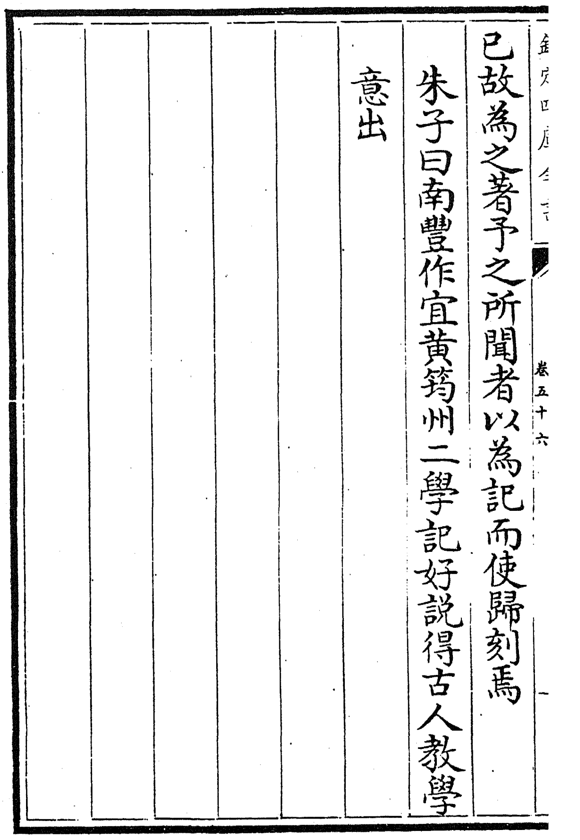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正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予進退去就必

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强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簒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

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
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
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
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
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能不篤於自修至於
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
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
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

非信與令漢於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絶當慶歴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葢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

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湢庫廄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禄而



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朱子曰南豐作宜黄筠州二學記好説得古人教學意出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顔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禄山必反為之備禄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悦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

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

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葢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葢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

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囘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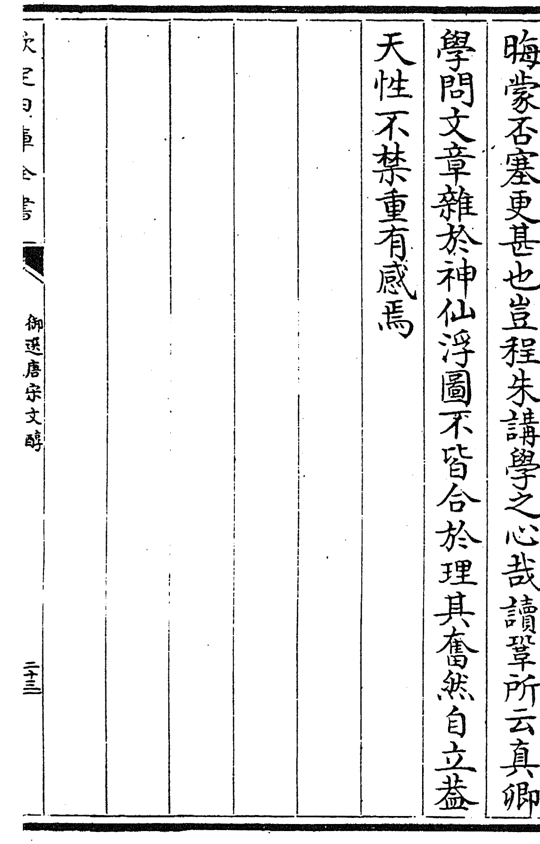
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益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世謂柳宗元記段秀實曾鞏記顏真卿皆不以一死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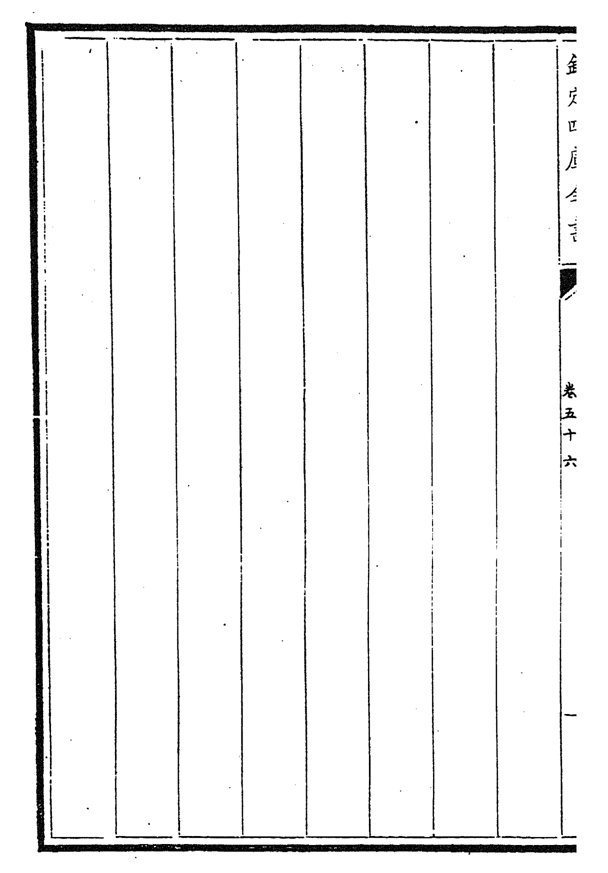
其平生以為具眼定論然兩作自是不同秀實武人宗元恐後世以其奮笏擊朱泚為出於一時激烈所為没其平日慈惠忠清可以當大事之學識故特著其逸事以傳後世若顔真卿之大節卓卓震耀耳目其不蘄以一死重者夫人知之不待翬言非若秀實之傳於今實宗元表章之之力也且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其生平事蹟真所謂屑栴檀寸寸皆香者又何從較其輕重哉自濂洛闗閩昌明道學而後人知修身之有方治國平

天下之有具如昏夜有求於幽室之中而與之以燭其功固在萬世乃學者不踐其實徒附其名不力諸躬行但勝其口說不同人於出門轉起戈於席上一句一字與程朱不相似則引繩批根曰此異端也吾師之說不如是曰此禪學也其極至於無父無君雖陸九淵之高明王守仁之忠幹而羣焉嚚訟如攻寇賊馬夷考攻者之行則與流俗無絲毫異也簞食豆羹見於色易問死生大節乎若顏真卿之學其所慕效者羽士也其所略

涉藩籬者浮圖也不能為格物慎獨之辨不能為敬義夾持知行並進之說而自壯至於老死其忠貞義勇貫金石而動鬼神赫赫如是不謂之聖人之徒而可乎學者當何所從違而用人者當何所取舍也夫學之必待講也欲明入聖之途轍使中材之士皆有所遵循以淑其身而為天下國家用也今舉上智之士有一不似聖人之謦欬者即擯之不得為吾徒而中材以下皆可以口說得之則學問之道將淪胥以亡較學不講之時其



晦蒙否塞更甚也豈程朱講學之心哉讀罕所云真卿學問文章雜於神仙浮圖不皆合於理其奮然自立葢天性不禁重有感焉



徐孺子祠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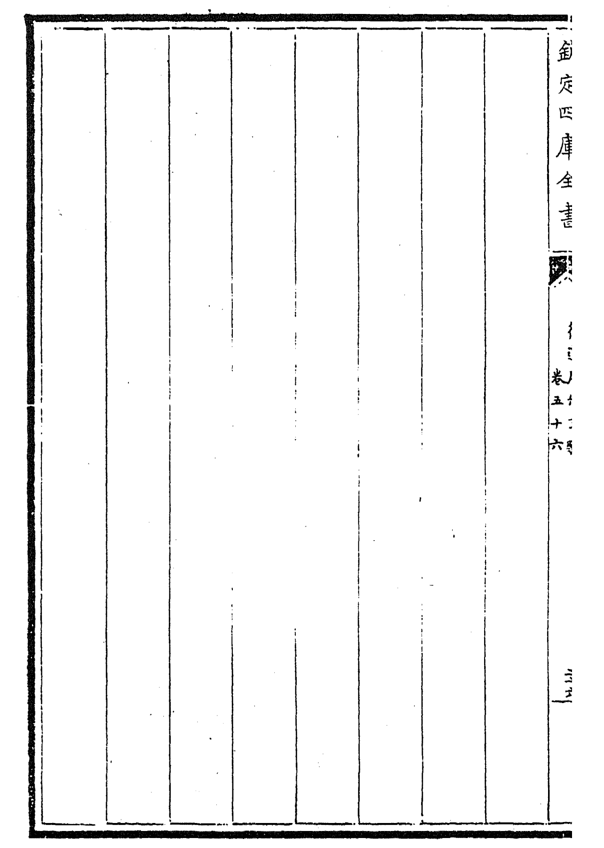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没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

百餘年間擅强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廵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葢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黄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葢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隠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懐禄之臣逺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謂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

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

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予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賔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歳富貴堙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東漢之末士以志節相高小人亦比而誅之使善類無遺種此郭泰有殄瘁之傷也人之云亡於是董卓曹操無所顧忌不特漢祚以移而大亂者二三百年中國分裂視弒君篡國為故事矣識者謂小人狼虎何所不至而君子自潔其身不為後世慮者亦有遺議焉此諸賢所以為隕霜之芝蘭而徐孺子輩為歲寒之松柏也



越州趙公救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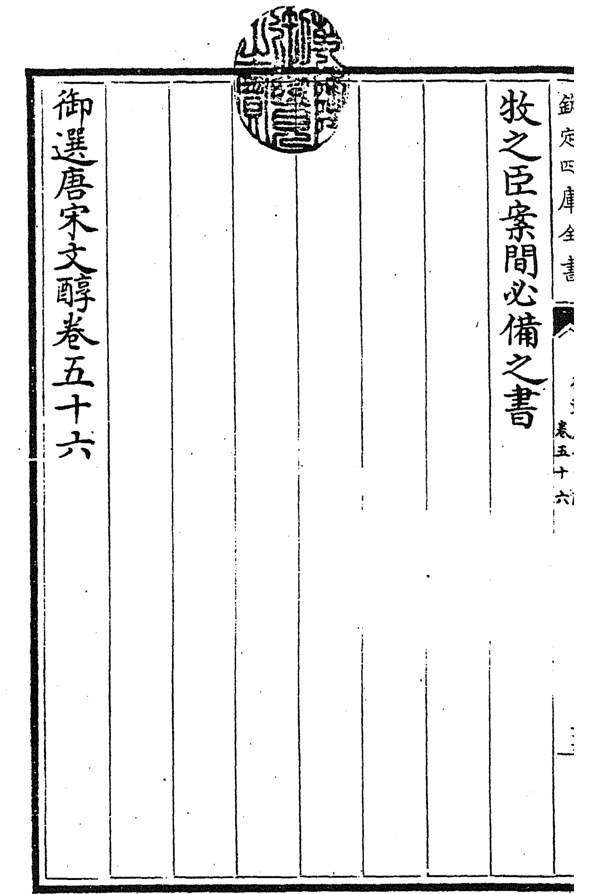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廪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羡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録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廪窮人當給粟三

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

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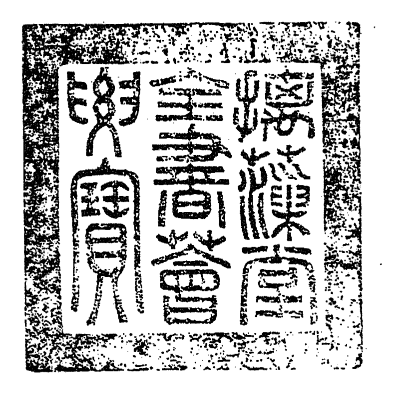
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葢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

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
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
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
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
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
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
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趙抃救災之法盡善盡美而鞏所記又復詳盡明晰司



牧之臣案間必備之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